

音讯地址:上海延安西路 200 号 电话:62483323-231 邮编:200040 E-mail:music_shanghai@163.com 上海求知印刷厂承印 印数 2000 份发送音协会员

以成功叫什么？

m

刷厂承印 印数 2000 份发送音协会员

奏共同演奏。《玉皇》在中国香港地演出,均受到好评。香港著名乐之在香港大公报撰文十分赞赏它为四重奏的部分颇有交响乐的味四重奏俨然变成乐队,排山倒海。湘在美国听了《玉皇》的演出后,特地致电说演奏“获得长时间的掌声”。

的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说《玉皇》是整中的“珠玉之作”。

B面为2007年创作的《古筝与弦水龙吟》,黄美独唱,张洁指挥上演奏。这是朱铁军应音乐朗诵会之约而作。用宋代豪放派词人苏同调谱。脱稿后最初于2007年9南京,由著名指挥家郑小应指挥著名南京室内乐团演奏。郑小应曾著名

友的一番艺术上的处理,使整个作品有了意境和深度”。后来上交团陈光宪要求朱铁军把大重整改写成管弦乐作品。于是他于2008年即写作为管弦乐及五件中国乐器演奏的《路梦寻》,由陈慧阳指挥首演。这次录制黑胶唱片由张洁指挥,五件加合作演奏的中国乐器,是越鼓的琴、陈韵颖的巴乌、陆莎莎的古筝、李胜男的二胡、段焰超的竹笛。这是一部写丝绸之路题材的作品。为二创作。朱铁军2000年以78岁高龄创作去新疆深入生活一个月,进行采风,还去了敦煌,看了西安的兵马俑,收集和积累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终于写成用“几种不同调式、不同个性、不同风格的因素”的六重调式《路梦寻》,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创作成管弦乐作品,同名大型乐器曲《路梦寻》。

鲐背指挥家带伤执棒

本期讯 8月20日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温馨的、激情的“来自星星的音符——曹鹏与上海市青少年交响乐团音乐会”。令全场听众和所有青少年乐手特别感动的是,97岁高龄的著名指挥家曹鹏竟带伤上阵。前些年曹鹏不慎损伤了右手,随即包扎好并用黑带吊在脖子上。虽然几个方面都一再劝他不要参加指挥这场演出,但他认为不能让青少年乐手和听众失望,坚持冒着酷热高温到艺术中心排练。当晚曹鹏一如既往地规范着节奏,穿着白色西服和笔挺的黑色长裤,在他大女儿、上海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搀扶下,缓缓走上舞台,全场掌声立即起立热烈鼓掌,发出的有节奏掌声应和着曹鹏的步伐,似乎是这场音乐会的精彩前奏。曹鹏则频频微笑着挥动左手向听众致意。登上指挥台后,他立刻精神焕发,目光如炬,完全进入了创造音乐意境的兴奋状态。他开始别出心裁而出人意料地挥动左手击拍,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生气勃勃的乐手们顷刻奏出饱满壮美的音响洪流,叩击着全场听众的心灵。

曹鹏用左手划出优美的线条,指挥青少年乐手演奏了《我的祖国》《养鸡场》《哈哈波尔卡》等曲目。《哈哈波尔卡》是他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曲目中记谱而排演的。

上海市青少年交响乐团是曹鹏创办的上海市交响乐团的附属乐团,也是他一手招考组建的。其中还加盟有“天使音乐沙龙”中经过好几年辛苦培训的自闭症少年儿童。经过曹鹏和曹小夏和城交演奏会用音乐对自闭症孩子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反复教育和引导,终于使这些孩子喜欢上音乐,喜欢上乐器,从自我封闭与社会毫无接触的状态,进步到智能开启,接受音乐熏陶,熟练掌握各种乐器及会演奏乐曲。当晚他们中有些还参加了演出。曾是自闭症孩子,现为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低音提琴首席的陈正桐也会弹钢琴,他当晚流畅地弹奏了拉威尔的小奏鸣曲第三乐章。戴望生、徐逸政、黄凯宇、沈彦臻、纪天舒五位自闭症孩子现在已是像模样的乐手,他们当晚合作演出了铜管五重奏《掀起你的盖头来》两档自闭症孩子的成功演出,使场内听众惊喜不已、感叹不已。自他已是鲐背之年的指挥大师曹鹏和团长曹小夏再一次感受到自闭症孩子逐渐成长进步的喜悦。这也是虽然已97岁高龄的曹鹏能老当益壮、忘我工作的一个动力。

当晚青年指挥家黄鹏飞与范邰、夏小曹还与青少年交响乐团演奏了其他曲目。而曹鹏则以不服老的献身精神,给所有听众、所有乐手又一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 昉）

音乐文学翻译家薛范逝世

本期讯 2022年9月2日,著名音乐文学翻译家薛范因病逝世,享年88岁。薛范年轻时即顽强地克服身体的伤痛,奋力追求人生价值,自学成才,逐渐通晓俄、英、法、意、西、日等多国语言,开始坚持不懈地投入音乐文学翻译的工作。他译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喀秋莎》《雪绒花》《鸽子》《草帽歌》等不胜枚举的各国歌曲和民歌,在中国舞台大量演出和经久传唱。他的词意准确、音乐优美、感情丰富的译配歌曲,陶冶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道德情操,传递了友谊人奋进的向上力量,促进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和友谊！多年来,他翻译了100多个国家的歌曲,译配发表各国歌曲2000多首,编译出版外国歌曲集30多种。他为中国的音乐文学翻译做出了显著贡献,为此曾获得俄罗斯6项褒奖,被授予奖章和勋章;2005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2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该会最高荣誉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金 达）

第18届长三角民乐活动将举办

本期讯 第18届长三角民族乐团展演新作品征集活动将于11月19、20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的思想,贯彻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力推长三角美育教育工作的进程。

这次活动包含有新作品征集和入选节目参演等项目。整个展演新作品征集活动,有开幕式专场、高校民乐团专场、社会民间音乐团体专场、中小市民乐团专场、学生艺术团专场、闭幕式暨优秀节目现场展演,以及举办展演活动专题论坛。

本次展览活动的指导单位为上海市教委宣传、上海市文联、浙江省文联;主办单位为杭州市钱塘区艺宣传媒、钱塘区教育局、浙江省音协、上海音协、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上海学生民乐联盟等。每个参演队均须演奏时长8分钟的一首新征集作品。参演单位都可获得本次活动特制的奖牌;首演评委会对每个参演团队演奏提出书面指导意见。（殷 习）

市校外教育协会增添新项目

本期讯 为提高音乐类社会培训机构办学水准,提升社会培训机构音乐教师教学专业能力,经上海市校外教育协会和上海音乐家协会商定,拟成立“上海市校外教育协会社会培训机构音乐教研组”。教研组下设声乐教研组、钢琴教研组和古筝教研组。

教研组将以专题讲座、教学点评、展示交流、教研科研等形式开展活动。通过教研组系列实践活动,提升社会培训机构音乐教师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加强社会培训机构音乐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

参加教研组者必须是社会培训机构(集体),个人不得参加。社会培训机构需具备合法合规的办学许可证件,有一定的场地和师生人数的办学规模。（印 黛）

上海音讯

贺何占豪教授九十初度
欣 甫
何患无词颂《梁祝》？
占誉乐坛铭青竹。
豪气仍在冻梨时，
高手作曲意未足。

我属于民众，我是早已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走到民众中间的音乐家。我一生崇尚的理念是：“经典音乐普及化、民俗音乐殿堂化”，现在已成为现实，高雅音乐正在“飞进”上海市民的家中,并受到传媒热关注，这就是明证。

今晨获悉了第十篇报导文章,没想到“那些难以忘怀的音乐记忆”刘念创原稿工作,开始别出心裁而出人意料地挥动左手击拍,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生气勃勃的乐手们顷刻奏出饱满壮美的音响洪流,叩击着全场听众的心灵。

曹鹏用左手划出优美的线条,指挥青少年乐手演奏了《我的祖国》《养鸡场》《哈哈波尔卡》等曲目。《哈哈波尔卡》是他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曲目中记谱而排演的。

上海市青少年交响乐团是曹鹏创办的上海市交响乐团的附属乐团,也是他一手招考组建的。其中还加盟有“天使音乐沙龙”中经过好几年辛苦培训的自闭症少年儿童。经过曹鹏和曹小夏和城交演奏会用音乐对自闭症孩子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反复教育和引导,终于使这些孩子喜欢上音乐,喜欢上乐器,从自我封闭与社会毫无接触的状态,进步到智能开启,接受音乐熏陶,熟练掌握各种乐器及会演奏乐曲。当晚他们中有些还参加了演出。曾是自闭症孩子,现为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低音提琴首席的陈正桐也会弹钢琴,他当晚流畅地弹奏了拉威尔的小奏鸣曲第三乐章。戴望生、徐逸政、黄凯宇、沈彦臻、纪天舒五位自闭症孩子现在已是像模样的乐手,他们当晚合作演出了铜管五重奏《掀起你的盖头来》两档自闭症孩子的成功演出,使场内听众惊喜不已、感叹不已。自他已是鲐背之年的指挥大师曹鹏和团长曹小夏再一次感受到自闭症孩子逐渐成长进步的喜悦。这也是虽然已97岁高龄的曹鹏能老当益壮、忘我工作的一个动力。

当晚青年指挥家黄鹏飞与范邰、夏小曹还与青少年交响乐团演奏了其他曲目。而曹鹏则以不服老的献身精神,给所有听众、所有乐手又一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 昉）

音乐文学翻译家薛范逝世

本期讯 2022年9月2日,著名音乐文学翻译家薛范因病逝世,享年88岁。薛范年轻时即顽强地克服身体的伤痛,奋力追求人生价值,自学成才,逐渐通晓俄、英、法、意、西、日等多国语言,开始坚持不懈地投入音乐文学翻译的工作。他译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喀秋莎》《雪绒花》《鸽子》《草帽歌》等不胜枚举的各国歌曲和民歌,在中国舞台大量演出和经久传唱。他的词意准确、音乐优美、感情丰富的译配歌曲,陶冶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道德情操,传递了友谊人奋进的向上力量,促进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和友谊！多年来,他翻译了100多个国家的歌曲,译配发表各国歌曲2000多首,编译出版外国歌曲集30多种。他为中国的音乐文学翻译做出了显著贡献,为此曾获得俄罗斯6项褒奖,被授予奖章和勋章;2005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2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该会最高荣誉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金 达）

第18届长三角民乐活动将举办

本期讯 第18届长三角民族乐团展演新作品征集活动将于11月19、20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的思想,贯彻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力推长三角美育教育工作的进程。

这次活动包含有新作品征集和入选节目参演等项目。整个展演新作品征集活动,有开幕式专场、高校民乐团专场、社会民间音乐团体专场、中小市民乐团专场、学生艺术团专场、闭幕式暨优秀节目现场展演,以及举办展演活动专题论坛。

本次展览活动的指导单位为上海市教委宣传、上海市文联、浙江省文联;主办单位为杭州市钱塘区艺宣传媒、钱塘区教育局、浙江省音协、上海音协、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上海学生民乐联盟等。每个参演队均须演奏时长8分钟的一首新征集作品。参演单位都可获得本次活动特制的奖牌;首演评委会对每个参演团队演奏提出书面指导意见。（殷 习）

市校外教育协会增添新项目

本期讯 为提高音乐类社会培训机构办学水准,提升社会培训机构音乐教师教学专业能力,经上海市校外教育协会和上海音乐家协会商定,拟成立“上海市校外教育协会社会培训机构音乐教研组”。教研组下设声乐教研组、钢琴教研组和古筝教研组。

教研组将以专题讲座、教学点评、展示交流、教研科研等形式开展活动。通过教研组系列实践活动,提升社会培训机构音乐教师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加强社会培训机构音乐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

参加教研组者必须是社会培训机构(集体),个人不得参加。社会培训机构需具备合法合规的办学许可证件,有一定的场地和师生人数的办学规模。（印 黛）

我的属性，来自人民

——写在“那些难以忘怀的音乐记忆”作品音乐会之际

刘念劬

冗长而艰苦的过程,苦营役役,不一而足。但对抚育以待的民众而言,这是多么可贵的巨大动力。我们当官的既是公仆,就应该换位思考,作为人民的儿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想问题,这是必须的。

然后我多年游学海外,在中国香港,我被政府音乐事务统筹处称为大师级专家,长期为青少年业余乐团创作,留下了《四季风情录》(江东风情,塞南风情,川西风情及塞北风情)等好作品,並担任亲民的沙田大会堂驻场艺术家,为民众连开12场即兴钢琴演奏会,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去美国后也积极参与爱国侨胞的艺术活动,担任了以华侨为基础的西雅图歌舞团音乐总监,延续了我对民众及群友艺术的爱。

在外26年回国后,我受聘于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及母校上音,更有了发展的余地,在担任母校专聘教授及高研院学术委员的同时,兼任上海普社教育学院的首席顾问教授,继续作为形象大使为民众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我同长子女区的合作,自2018年应邀在上海新所英军泳池举办水上音乐会以来,又三次在长宁文化艺术中心参加星期音乐会等专场演出,並于去年在中山公园草地古典音乐节上演肖邦/李斯特的名作双钢琴即兴版本。

自出任长宁文化艺术中心音乐艺术总顾问以来,我决心与同事们共同努力,打造群众音乐艺术基地而奋斗！

“六线谱”上的珠玑文章

——读陈钢教授自选集《岁月芳华》杂忆

靳 益廷

可写,有那么的故事可叙,有那么多感情可抒,有那么多音乐史料可以“抖露”！之前他就发表了大量音乐散文和音乐随笔,集结出版了《黑色浪漫曲》《三只耳朵听音乐》《蝴蝶是自由的》等著作。这次他从这几本著作中抽出一些文章,编成一本自选随笔集,交付学林出版社出版。而这正满足了嗜好他文字的读者的愿望。这本名为《岁月芳华》的“陈钢随想曲”分有“乐海泛舟”“艺术百像”“克勤风华”“岁月芳华”四部分,计63篇。这些“文字音响”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可看成上海浓缩的音乐史。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中国和海外的音乐家在上的大舞台上，频频亮相,尽展才艺。比如《三个“洋”老头》《三个“土”老头》《张大嘴的帕瓦罗蒂》,不仅作者维多维奇为七位中外老音乐家画像,而且记录了他们住在上海等地的艺术经历和演出盛况,留下了他们生涯中一段在中国的光彩夺目历史。《百年百代》则回顾了这家中国早期唱片公司的历程。

二是作者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可以把他的一件一件事发出一篇篇精彩的文章。《钢琴家的脚》以钢琴家倾斜的脚为引子,集中展示的却是钢琴家博得严格的家庭教育,以及他对艺术、对做人的思想感悟,大大升华为在“六线谱”上创作“无音歌”,“发出那格格作响”的“文字音响”！

基于以上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广泛的艺术实践,以及社会的交往,陈钢有那么多见闻

本期讯 近日一级演奏委员、上海民族乐团二胡独奏委、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兼

职教授及硕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家协会二胡专业委员会主任段彪彪主持,开展了“段彪彪二胡工作室——江南二胡艺术传承与研究”的探讨活动。这个项目是由上海师范大学及其音乐学院依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联合成立的“高校文化艺术家工作室”。由上海音乐学院资深二胡教授王永德、获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學位、现为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的李亚、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吴旭东组成校内外专家团队,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探讨“江南二胡艺术传承与研究”的主题,致力于二胡艺术的

“简明性”是其特点。”这段文字集中概括了姚红卫此《教程》的基本内容,也是读者研读此教程的“钥匙”。

本期讯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音乐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姚红卫2018年编著出版了《和声基础教程》,日前他修订的此《教程》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攻读硕士的导师,时任音乐学院院长的戴定澄在《教程》写的序言中说:“红卫编写的这部教材,以调性和声为基本,循序渐进,介绍和阐述了四部和声的基本处理方式及不同和弦之间的呼应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从音乐学意义上对作品展开和声分析。教材的‘基础性’和

“简明性”是其特点。”这段文字集中概括了姚红卫此《教程》的基本内容,也是读者研读此教程的“钥匙”。

我的属性，来自人民

——写在“那些难以忘怀的音乐记忆”作品音乐会之际

刘念劬

冗长而艰苦的过程,苦营役役,不一而足。但对抚育以待的民众而言,这是多么可贵的巨大动力。我们当官的既是公仆,就应该换位思考,作为人民的儿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想问题,这是必须的。

然后我多年游学海外,在中国香港,我被政府音乐事务统筹处称为大师级专家,长期为青少年业余乐团创作,留下了《四季风情录》(江东风情,塞南风情,川西风情及塞北风情)等好作品,並担任亲民的沙田大会堂驻场艺术家,为民众连开12场即兴钢琴演奏会,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去美国后也积极参与爱国侨胞的艺术活动,担任了以华侨为基础的西雅图歌舞团音乐总监,延续了我对民众及群友艺术的爱。

在外26年回国后,我受聘于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及母校上音,更有了发展的余地,在担任母校专聘教授及高研院学术委员的同时,兼任上海普社教育学院的首席顾问教授,继续作为形象大使为民众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我同长子女区的合作,自2018年应邀在上海新所英军泳池举办水上音乐会以来,又三次在长宁文化艺术中心参加星期音乐会等专场演出,並于去年在中山公园草地古典音乐节上演肖邦/李斯特的名作双钢琴即兴版本。

自出任长宁文化艺术中心音乐艺术总顾问以来,我决心与同事们共同努力,打造群众音乐艺术基地而奋斗！

三是披露了隐藏于岁月深处的艺术掌故信息。《梅兰芳与《月光奏鸣曲》》就是这样的例子。以前谁也不知道梅大师竟然和“乐圣”的大作曾有瓜葛。读了这篇文章,方才知道作者在美国邂逅一位八旬老太,是老太告知他这件尘封许久的“瓜葛”奇事的。(母亲教我的歌)以细致的笔触表达了世人未知的对母亲的深情。

四是展现了当代社会海派风貌的风俗画卷,反映这样画卷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克勤风采”等著作。陈钢向来重视海派文化的发扬光大,他曾编辑有《上海老歌名曲》《音乐家画卷》等海派文化的专集,目的就在于呼吁继承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发展与时并进的海派文化,来为当今上海的发展服务。“克勤风采”是海派文化的一种表现,陈钢倡议创办弘扬海派文化的,克勤与文化沙龙,广揽艺术名家和各路人才,他与作为每期沙龙的嘉宾,分别主讲音乐、舞蹈、绘画等广义的大文化。《走进克勤》《门里门外——百乐门》《情系天鹅阁》《上海总是不老》等从多方面铺陈海派文化的渊源和现状,使植根于上海人更多了解海派文化的来龙去脉、人间百态、风俗画像。

五是作者的每一篇文章都饱含感情,力图以情感人,晓之以情,读后有一种扑面而来亲切感和温馨气息。他的情如同时向他作曲一样,也使他的文章浸润着真情实感,美不胜收！每篇文章如同讲故事,有声有色,娓娓动听,读来毫不枯燥,反而耐人寻味,回味无穷。作者行文流畅自然,语言清新朴实,没有任何矫揉作态,叙事和抒情相交融,编织出一首首赛如珠玑的“无音歌”！乐如其人,文如其人。陈钢教授的“随想曲”既汪洋恣肆,又细腻精致,具有不可多得的知识性、可读性和鉴赏性;也如岁月沉淀过的芳华,清丽婉约,书香流芳！

编、创、研、教等多项内容。

二胡是我国历史悠久、表现力丰富的民族乐器,有着悠长的传承创新、学校教育、服务社会的现实意义,对二胡人才的培养亦有着促进的作用。段彪彪随即带领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生拜访二胡演奏家,登门求教,虚心学习,深入研究,了解江南二胡发展的源头和脉络。与二胡同源,并与江南二胡艺术密不可分,的胡,是上海特有剧种——沪剧演唱时用的主胡。于是“段彪彪二胡艺术工作室”特别从申胡这件个性极强的乐器出发,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它和演奏它。在这种传承和研究方向指引下,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二胡专业研究生徐若瑾专程上门拜师学艺。她在原上海沪剧院主胡及著名申胡演奏家杨妙康老师

认真向这位专家学习。杨妙康老师从申胡的形制构造、定弦、演奏技法、风格表达与自己演奏的经验等方面进行了解说和示范。从而使一批以往较少接触同源性乐器申胡的学生对其演奏风格和韵味有了更直观、更清晰的了解,对江南二胡艺术的传承和研究有了新的感悟、新的认识。以此达到立足传统、包容开放、薪火相传、守正创新的目的,更好地符合时代需求和服务于人民。（应 畅）

胡名家和教师投入“二胡艺术传承与研究”的探讨,有着文化的传承创新、学校教育、服务社会的现实意义,对二胡人才的培养亦有着促进的作用。段彪彪随即带领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生拜访二胡演奏家,登门求教,虚心学习,深入研究,了解江南二胡发展的源头和脉络。与二胡同源,并与江南二胡艺术密不可分,的胡,是上海特有剧种——沪剧演唱时用的主胡。于是“段彪彪二胡艺术工作室”特别从申胡这件个性极强的乐器出发,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它和演奏它。在这种传承和研究方向指引下,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二胡专业研究生徐若瑾专程上门拜师学艺。她在原上海沪剧院主胡及著名申胡演奏家杨妙康老师

认真向这位专家学习。杨妙康老师从申胡的形制构造、定弦、演奏技法、风格表达与自己演奏的经验等方面进行了解说和示范。从而使一批以往较少接触同源性乐器申胡的学生对其演奏风格和韵味有了更直观、更清晰的了解,对江南二胡艺术的传承和研究有了新的感悟、新的认识。以此达到立足传统、包容开放、薪火相传、守正创新的目的,更好地符合时代需求和服务于人民。（应 畅）

我在德国遇到了很多不符合我的二房东，经常会因别人的举报就无法继续住下去，所以我在八年时间里一共搬了十三次家。但是德国、瑞士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迷人的环境让我去时光。

德国、瑞士还有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偶像老师，能听到那么多世界级独奏家与顶级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结识非常多优秀的同学们朋友们，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

你一路走来，曾跟随过不少老师学习，能否谈谈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

我在的成长过程中，每一位老师对我的影响都是不可替代的。我的双簧管是由史明阳老师启蒙的，是他帮我打下坚实的

2022年9月25日

1999年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首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举办了一个“艺术节”，即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音乐节。

马林斯基剧院是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妻子玛丽亚命名的。剧院建于1783年，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命运之力》1862年首演于剧院，作者亲临观看演出；法国作曲家柏辽兹两次在剧院指挥演出本人的作品；以后，瓦格纳、马勒等一些世界著名音乐家都亲临过现场。一大批世界经典歌剧、交响曲、芭蕾亦经常在该剧院首演或公演，这使剧院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当年正值国庆50周年、中俄建交50周年、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诞生200周年，为祝贺这些重要的节日。马林斯基剧院音乐节便由上海市政府与圣彼得堡市政府联合举办，市府外办、市广电局、市文化局协办，上海大剧院承办。音乐节规格之高，在本市实属罕见。徐匡迪市长致词说音乐节“给上海人民文化生活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也是上海和俄罗斯圣彼得堡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又一丰硕成果”。时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大维科夫列夫说：“……音乐节是两市建立友好关系以来最大的交流项目……视音乐节所有的参与者都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马林斯基剧院音乐节有四台节目：柴可夫斯基《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两台歌剧；普罗科菲耶夫清唱剧《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及一台交响曲专场，其中有在中国首演的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第三交响曲》。马勒出生于奥地利，为今属捷克共和国的卡利什捷。上世纪90年代，我国音乐界对世界著名的马勒关注不多，他是优秀的指挥家，在世界各处，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指挥演出过一大批歌剧、交响曲、芭蕾。他同时也是作曲家，创作了十部交响曲（其中八部未完成）。他的交响曲，几乎都是对人生哲理性的思考和探索。值得一提的是，马勒创作的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是迄今为止外国音乐家中唯一用中国古代唐诗写成的交响乐作品。在世界音乐史中，由外国作曲家采用中国元素创作的还有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俄罗斯作曲家格里埃尔的芭蕾舞剧《红花》（又名《罂粟花》）；奥地利作曲家克萊斯勒的小提琴曲《中国花鼓》；俄罗斯作曲家阿隆·阿甫洛莫夫夫的交响诗《北京胡同》和歌颂中国万里长城的音乐剧《唐姜女》；另一位俄罗斯作曲家齐尔品则直接用中文谱写了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等七首唐诗艺术歌曲。柴可夫斯基的著名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第六段标题甚至是《中国舞剧》，但音乐中无一点中国风味。

唐诗是中华民族的美丽瑰宝，一位法国翻译家把一部分唐诗译成法文，一位不懂中文的德国翻译家又从法文译成了德文。马勒就是根据德文译本构思创作了由六个乐章组成的大型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但到底采用了唐诗哪一位诗人哪一首诗，尤其是第二、三乐章，多少年来都无法确认，甚至据后来的音乐学家认为是“音乐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位专家曾撰文：“谁能破译两首唐诗的密码？”

关于《大地之歌》选用的唐诗，曾惊动李岚清副总理致函中国驻法大使馆，要求对《大地之歌》进行查证。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极为重视。1999年11月8日，驻法吴建民大使在检查后使馆即复李岚清副总理，文件的标题是《关于查核德国作曲家马勒交响曲中涉及唐诗的情况》。呈报了《大地之歌》选用的李白、孟浩然、王维等几位唐代诗人的诗篇。

这次来沪的马林斯基剧院在指挥大师捷里杰也夫带领下，

翟政，青年双簧管演奏家，1992年出生于上海，十岁开始学习双簧管。2010年，他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双簧管专业，2014年满分考入德国汉堡国立音乐与戏剧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17年，他考入瑞士巴塞尔音乐学院就读第二演奏硕士学位，2020年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考取了最高独奏家文凭。

2022年4月，翟政的新唱片《巴塞尔傍晚》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聊聊他的新唱片和音乐学习之路。

能说说你的学琴经历吗？你的父母是从从事音乐行业的吗？

我的学琴经历应该从六岁开始说起。我父母虽然都不是从事音乐行业的，但我父亲酷爱萨克斯，于是在六岁那年他带我来到了一家琴行，让我学习萨克斯。学习了三年之后，因为想要寻找一位更专业的萨克斯老师，我们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找到了史明阳老师。一次上课之后，我偶然听见了后一个学生演奏的双簧管，一下子就被它优美、温柔的声音所吸引。在和家人商量之后，我便开始了双簧管的学习。那是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直击心灵的声音，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你在欧洲学习的这些年是怎样的一段历程？有什么酸甜苦辣和大事分享吗？

我在欧洲已经学习生活了八年，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特别、最艰辛的八年。2014年4月，我只身前往德国小城弗赖堡的歌德学院学习语言并备考大学考试，那是我第一次背井离乡独自生活，在歌德学院的宿舍里住了四个月。那时候我的德语磕磕绊绊，周围也没有任何中国的同学朋友，我只能逼着自己疯狂学习来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交流，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我大大提高了德语水平。

我在德国遇到了很多不符合我的二房东，经常会因别人的举报就无法继续住下去，所以我在八年时间里一共搬了十三次家。但是德国、瑞士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迷人的环境让我去时光。

德国、瑞士还有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偶像老师，能听到那么多世界级独奏家与顶级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结识非常多优秀的同学们朋友们，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

你一路走来，曾跟随过不少老师学习，能否谈谈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

我在的成长过程中，每一位老师对我的影响都是不可替代的。我的双簧管是由史明阳老师启蒙的，是他帮我打下坚实的

上海音讯

马勒与”好小囡”

赵家圭

几乎倾巢出动，庞大的队伍多达200多人。听众亲切地称捷里杰也夫为“姐夫”。他指挥的马勒《第三交响曲》，由带标题的六个乐章组成，演时长达100分钟。其中第五乐章《天使们的歌唱》（节目单上译成《天使们向我们讲述了什么》）是童声和女声合唱。马林斯基剧院这次没有带童声合唱团来。

此曲演出前一个月不到，我突然接到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兄的电话，“请你们‘好小囡’1999年10月23号在上海大剧院演唱马勒第三中的童声合唱”。我说“能否让我先看看谱子，再考虑一下”。“童声合唱谱我马上快递给你”，“请你们‘好小囡’演唱，是周小燕先生推荐决定的”！钱世锦继续说：“我们已做了多方面的了解。周小燕先生也肯定地说，只有上海‘好小囡’能唱下来。”我马上从海外订购了总谱（单曲的马勒《第三》没有，只有他的《第三》《第四》总谱的合订本）。同时，我找了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国家的著名乐团录制的马勒《第三》不同版本的CD。紧接投入案头的准备工作。

我读谱和听唱片后，感到《第三》的童声合唱部分不难，没有复杂的节奏和节拍，变化音很少，基本没有调性转换。“好小囡”曾经参加过歌剧《卡门》《托斯卡》《波西米亚人》《阿蒂拉》《帕图歌》，音乐剧《悲惨世界》《西贡小姐》，清唱剧《卡米娜·布拉克》，李斯特《但丁交响曲》，贝多芬第九《欢乐颂》，再次的马勒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等一大批中交响曲、歌剧、音乐剧中的童声合唱演出。马勒《第三》中的童声合唱部分，稍稍麻烦的只是第五乐章没有前奏，童声与乐队是同时进入。好在“好小囡”绝大部分团员都有“固定音高”的耳朵,要找到第一个音F并不难，另外德语歌词不多,所以排练进行得比较顺利。不过俄罗斯方面,在演出前一周就派出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附校、指挥系主任、合唱指挥专家列昂尼德教授专程来了解童声合唱的排练情况。

他来“好小囡”听排练，名为“听”，实为“审”。当我指挥完马勒《第三》中的全部童声合唱后，我请“列”教授上来“动手”排练指导。但随我怎样再三邀请，“列”教授怎么也不肯上台指挥。他只是从一边点一面微笑满意地讲了一句：“我没有什么好排的啦，听了你们排练我就放心了，什么问题也没有。”我倒是真心希望他能指挥一次“好小囡”，学学俄罗斯指挥家是怎么训练童声合唱的。

1999年10月23号，新晚报资深记者杨建国以标题是《“好小囡”获得俄专家合格证，副标题“今晚与马林斯基剧院同演马勒<第三>”，进行报道。好在文章不长，全文刊登如下：“前天，当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合唱教授列昂尼德在为好小囡合唱团的孩子们排练结束后，情不自禁地说道：“我可以放心地把你们交给指挥大师捷里杰也夫了。”此时小歌手们一脸兴奋，因为他们仅仅经过两次，共两个多小时的排练，就以自己的演唱水准获得了专家的认可。今天晚上，他们将在大剧院与马林斯基的乐队、合唱队一起在捷里杰也夫指挥下，上演马勒的《第三交响曲》。列昂尼德身兼马林斯基剧院合唱团艺术总监的职务，因此，当这家剧院要来沪举行音乐

“我常被巴塞尔的傍晚治愈”——青年双簧管演奏家翟政专访

胡越菲

方面甚至比国外任何一位老师都要严格，比如他要求我们在每一次的演奏会及考试上都必须谱透，这使我们对乐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控。在大学的四年里，孙老师用严格但和蔼的教学风格让我对双簧管、对古典音乐都有了个全方位的了解，让我的演奏有了质的飞跃。

汉堡音乐与戏剧学院的保罗斯（Paulus）教授是一位世界顶级的乐团首席。他对音乐处理的细致及严格程度是极致的，大到音乐的哲学性，小到每一个颤音的幅度与频率，他都有着近乎偏执的要求。他所在的北德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我基本是场场听，他的教学与演奏时常刷新我对音乐、对双簧管的理解。而瑞士的伊曼纽尔·阿布耶（Emanuel Abbuehl）教授则是我双簧管学习路上的偶像与楷模，我经常听他的演奏录音模仿他、学习他。他是双簧管少有的三大顶级赛事大满贯得主，曾在非常多的顶级乐团担任双簧管首席。能够有幸成为自己偶像的学生，也算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关于你的新唱片《巴塞尔傍晚》，你是如何构思与策划的？将专辑命名为《巴塞尔傍晚》，不仅是因为几乎每个巴塞尔的傍晚都给我带来了非常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冲击，让你被它治愈，更是因为专辑中的两场音乐会都是在傍晚时分绝美的巴塞尔举行的。巴塞尔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地方，这里有世界上最顶尖的音乐学院，还有我数仰多年的老师和优秀的同学们。如今我已在巴塞尔度过四个年头，我见证了巴塞尔的美丽，巴塞尔也见证了我的成长。

能谈谈你新专辑中的曲目吗？你是如何挑选的？

专辑中的曲目都是双簧管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挑战性，同时也是最迷人的作品。从巴洛克时期一直跨越到当代。体裁不仅有协奏曲、奏鸣曲、无伴奏作品，还有对技术上非常有挑战的超高难度练习曲。

专辑中，有一些作曲家大家不是很熟悉，比如说多拉蒂、帕斯库里、西尔维斯特里尼等，你可以为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吗？

我想从C.P.E.巴赫开始说起，大家对巴赫的了解一般都是来自J.S.巴赫。而除了J.S.巴赫之外，他的两位儿子W.F.巴赫，以及C.F.巴赫也是不可替代的杰出作曲家。尤其是C.P.E.巴赫，他的风格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二。严格来说，他不能算是巴

节时，他作为先锋人员，来沪寻找在马勒《第三交响曲》中担任童声部的少儿合唱团。另外，亦为孩子排练。周小燕教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好小囡合唱团。由于时间紧，列昂尼德只能用很短的时间来训练少儿合唱团。但当孩子们用德语准确地创作第一段歌词时，他惊讶地说：“看来我不用力气了，孩子们非常出色。”“好小囡”合唱团团长赵家圭告诉他：“他们平时都是用音乐学院专业课程训练的，还能用汉语、英语、法语演唱呢。”排练结束后，列昂尼德一脸兴奋，踮起拇指说：“这些孩子的音准、音色、节奏、咬字、发声方面都很棒，在欧洲要挑选这样的少儿合唱团也相当难。”

演出很成功。结束后在后台“姐夫”特地和我緊緊拥抱：“童声唱得太好了！特别是孩子们都能看指挥，也都能看懂指挥。”“姐夫”带着稍有点疲劳的声音赞扬说。并在我俄文版的童声合唱谱上写下了“Bravo”，后面还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签下了大名。

2017年9月5日，“好小囡”应上海爱乐乐团邀请参加在上交音乐厅，由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执棒音乐会季开幕式演出马勒《第三交响曲》，再次演唱其中的童声合唱。这次从指挥到合唱团、从交响乐团到独唱全是“中国面孔”。使我感到自豪的是这次在马勒《第三》中担任女中音独唱的是“好小囡少儿合唱团”首席女声的团员朱慧玲，当时她是个小学生，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女孩。朱慧玲在“好小囡”里学习和演出6年，在上海乐团女中音歌唱家王允玲和上音附中校长、基本乐理专家黄祖康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打下了扎实的音音乐基础，后考入上音附中攻读声乐专业。从附中毕业后，我写了推荐信，推荐她到德国深造。她先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德国汉堡国立音乐学院和斯图加特国立音乐学院，并获得艺术歌曲硕士（学位）和歌剧演唱博士（学位）文凭。

此次她应汤沐海邀请，在马勒《第三》中担任女中音独唱，已是较显成熟的美女演唱家。她的演唱技巧成熟而稳定，音色圆润温暖而柔和纯净，气息流畅贯通，对马勒作品的风格，能精准把握和充分演绎。演出后，她怀着感动的心情对“好小囡”常务副团长赵慈琳说：“与‘好小囡’同台演出感到十分亲切”。

朱慧玲近年来应邀在北京、上海、纽约、东京、柏林、苏黎世等国内外大城市中有影响的歌剧院、音乐厅演出《维特》、《卡门》等二十余部著名歌剧和举行各种音乐会的演出，均获较高评价。目前她被聘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和同济大学艺术传媒学院特聘教授。

此次演出结束后，长得十分结实的汤沐海边擦汗边对我说：“‘好

在书桌上放着一些朱践耳先生的亲笔手稿,内有一封他从美国发给我的一封信,信封上分别盖着东福因州 1994-10-11 和 上海 1994-10-19 的邮戳, 信纸上洒脱秀丽的文字写满整整三页;一份朱老整理的 1994 年秋在美国讲学情况的文章,洋洋洒洒数千字;一份朱老书写的《朱践耳获奖作品集》清单和作品简介。每一份资料都是那么工整清晰,且文笔流畅、一气呵成。他的执著追求和毅力,缜密严谨的“治学态度”都似从纸面上跃起! 重温朱老这些手记,勾起我与他接触交往的种种回忆, 他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眼前, 遂写下这些文字缅怀他的历史功绩, 并以此纪念这位杰出作曲家!

我是 1990 年 7 月调入上海交响乐的, 10 月随乐团首次访美返沪后, 与蔡忠同志一起去武宁路朱老家拜访, 祝贺他的《第四交响曲》荣获瑞士大奖。那是 1966 年“何皇后星”国际作曲比赛获一等奖,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朱老,他温文儒雅,和蔼可亲,毫无名人架子。此后,随着接触增多, 特别在九十年代是朱老交响曲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获奖作品最集中的时期), 我与他工作上的联系更多了, 亲身感受与以往的片段式印象开始融合, 逐渐构成了一幅对他完整的形象——高大又真切,令人敬叹!

朱老是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作曲家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百废待兴,打开国门,各行各业都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努力“与国际接轨”。音乐界也毫不例外。“文化大革命”期间,海外的现代作曲理论和实践有了迅速而重大发展。以香港为例,1973 年,以推广现代作曲理论和作品为宗旨的《亚洲作曲家联盟》成立,同盟香港分会主席的林乐培先生提出了“从古思中寻根,在前卫中找路”、“突破国立专音以黄自为代表的作曲体系”的主张。1978 年恢复高考之后的中央音乐学院, 便选林乐培先生以二十世纪新手法创作的民乐合奏《昆虫世界》为作曲系教材。面对这样的开放现实,朱老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吸收、消化现代作曲理论的学习中。正如他 1994 年在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作曲系讲课时所说:“由于过去中国非常闭塞,只有到‘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十二音列等技法”。据 80 年代初在上音作曲系学习的王千一同学回忆, 年逾花甲的朱先生曾经与他在教室最后一排相邻而坐, 同上课上院长杨立青的配器课最后一人,他“除了拿出小录音机之外, 每次还从头到尾地记笔记”! 即便朱老开始用十二音技法创作,他仍然不放过了了解、吸收国际现代作曲的机会,记得在 1994、1995 年间,本市先后举办了谭盾、陈其钢的个人作品音乐会; 东方广播电台演出的名为“根”的华人作曲家作品音乐会, 举办了陈其钢、陈怡、瞿小松、葛甘蒲、盛宗亮等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尽管身为上海市文联主席, 但他是抽空看排练或出席音乐会, 还在排练演出之余与这些难得来沪的海外著名华人作曲家交流, 交换对作品的看法, 了解国际作曲界的动态, 也会将自己创作的构想或一些作品的音响资料提供给他们, 征求他们的意见。一次作曲家谭盾离沪前去朱老家拜访, 临时时朱老提供了自己一份征求意见的录音带让他听来上机。结果谭盾在登机前就将听的意见反馈给朱老。朱老喜出望外! 事后, 他非常高兴地在电话里将这情况及看法告诉我们, 让我们分享他的喜悦! 在他勤奋好学的背后, 更让我感到朱老身上的那种矢志不渝

（上接第 5 版）他在深圳和上海分别开有乐声乐器制作公司, 我介绍他们在网上就二胡改革的事项讨论改革的实施方案。白镛返沪举办独奏会那年, 我约他与胡祖庭在教育会见面,彼此商讨十分融洽。之后胡祖庭告诉我样品已试制好,待白镛再回沪试奏。谁知人生苦短,胡祖庭竟撒手人寰。其子胡丹越告诉我此试制二胡,还要等萧大师来试。同样事与愿违,白镛也未等到试奏这天。此段二胡改革的故事,遂成了“未完成交响曲”。但是我仍希望有志者能完成白镛未完成的宿愿。

四

白镛擅于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从而滋润了他人生之素养,显示了他对中华胡琴传承发展之风范。国内民族乐坛高手林立, 诸如许光毅、 项祖英、 周皓、 蒋凤之、 刘明源等著名民乐演奏家的高超技艺和风格特色, 均为白镛融汇贯通, 形成他自己的风格。白镛有这样的艺术造诣, 伧俗社会, 他反而生性低调, 为人谦和, 对生活充满了达观的回忆。在他离世前的几晚, 我在发他的微信中, 透露出年老体衰, 情绪低落的心情, 还说到国内几位英年早逝的同事。白镛安慰我说“寿命乃是天命, 不用着多想”。听了他的话, 我心安许多。谁承想他却在几天后寿终正寝了! 令我心敬不已!

白镛无儿无女, 可谓一身清风。唯人宽慰的是他有许多好友同事, 桃园弟子爱他敬他。 尽管新冠疫情肆虐, 可是他的好友、弟子郭伟民和万年芳及听众等在他去世后, 仍然从上海、台湾、美国等地集合在线上, 举办白镛先生的追思会, 表示悼念的有数百人之多。“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白镛老弟, 你的精湛而优美的琴声, 将长久留在在你的同事、学生、听众的心中!

上海音讯

回顾朱老音乐业绩 纪念朱老百年诞辰

曹以楹

的、强烈的使命感！

从朱老一系列创作中同样可以看到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无论是缅怀周总理的弦乐合奏《怀念》(1978), 还是纪念张志新烈士的《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1980), 或是反思“十年浩劫”的“姐妹篇”《第一交响曲》(1986)和《第二交响曲》(1987), 以及获得“‘97 香港回归音乐作品征集活动”唯一金奖的交响诗《百年沧桑》,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和解放思想的重大命题上, 他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 做出了作曲家的回答。这些作品先后都在全国、上海获奖, 是朱老的党性、音乐家的“良心”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我们每年去朱老家拜年, 他总是把事先准备好的年度创作计划、创作进度和作品的长度、特点向我们详细介绍, 让团里了解他创作情况。我们也会将当年的业务安排 (尤其是陈燮阳总监的业务档期) 和主要工作向朱老报告, 以期朱老的新作品首演能够与乐团的作品计划安排相吻合。他还会根据新作品的需要, 自己设计演奏用的木鼓, 把木鼓的形状、材质要求和预期的效果告诉我们, 与们一起商量如何落实并制成乐器。交谈中, 我数次体会到朱老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 感受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正是这种“紧迫感”的驱使, 才让他在 1992 年至 11 月旅美讲学期间, 一气完成《第七交响曲》“3Y”——为录音与交响乐团《第六交响曲》“天籟、地籁和人籁”——为五位敲击乐者《第八交响曲》“求索”——为大提琴与敲击乐的室内交响曲》和《小交响曲》四部交响曲的奇迹。2015 年秋, 我与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张亮、驻团青年作曲家龚天鹏一起拜访朱老, 当时, 他有些无奈地告诉我们, 自己的思维退化严重——常常到了一个房间却总想不起为什么来此! 但是, 当他拿出一个密密麻麻的记录了自己一生创作作品心得的小本子, 仍可娓娓而谈, 如数家珍! 临别时, 他反复叮咛青年作曲家“不要重复自己, 要敢于创新”!

朱老是为中国音乐走向国际的开拓者

为了打破我国与国际音乐界间的隔阂, 打破西方音乐界对中国音乐的偏见, 让他们了解中国的音乐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同时, 也为了进一步了解国际音乐创作理论和实践的动向, 让中国音乐作品在国际乐坛得到更多的认同和接受。朱老不仅以作品参赛(如 1990 年参加“玛丽·何皇后星”国际作曲比赛)或参演(如 1996 年由中国艺术家小组在法国巴黎“1996 国际现代音乐节”演奏他的作品)形式推介中国音乐。而且, 从 1987 年开始, 朱老在紧张的创作和繁忙的工作之余, 还身体力行地投身于海外文化交流活动, 与海外音乐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84 年他应邀赴莫斯科出席第二届国际音乐节, 由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演出他的《交响幻想曲》, 并录制唱片; 1987 年在日本东京, 由芥川也寸志指挥新日本交响乐团演出他的音诗《纳西一奇》; 1993 年他首次赴中国台湾, 台北市立国乐团首演了委约他创作的民乐五重奏《和》, 参加“第六届中国作曲家协会讨论”, 作了《中西音乐的碰撞与融合》的发言, 受到热烈欢迎。此后, 他于 2003、2009 年又两度赴台湾参加

朱践耳先生是我们虹口区文化馆虹艺锯琴团的名誉团长兼荣誉顾问。他被业内誉为“中国的音乐巨人”! 这样的大人物如何与我们小微团队结缘? 这其中有一则小故事。“虹艺”前身是上海音协下属的上海锯琴学会, 1988 年 4 月 16 日, 率先在全国成立。当日在市文联大礼堂我们部分成员还与前来祝贺的朱践耳、司徒汉、管荫深等音乐界人士合影留念, 他们手捧锯琴站在前排。其时, 朱老不但鼎力支持锯琴学会成立, 还积极参与, 成立后金少白任会长, 朱老任名誉团长, 我是理事。2006 年金少白会长对我说要去香港定居, 还要成立亚洲锯琴协会。因此上海锯琴学会, 1988 年 4 月 16 日, 率先在全国成立。当日在市文联大礼堂我们部分成员还与前来祝贺的朱践耳、司徒汉、管荫深等音乐界人士合影留念, 他们手捧锯琴站在前排。

其时, 朱老不但鼎力支持锯琴学会成立, 还积极参与, 成立后金少白任会长, 朱老任名誉团长, 我是理事。2006 年金少白会长对我说要去香港定居, 还要成立亚洲锯琴协会。因此上海锯琴学会, 1988 年 4 月 16 日, 率先在全国成立。当日在市文联大礼堂我们部分成员还与前来祝贺的朱践耳、司徒汉、管荫深等音乐界人士合影留念, 他们手捧锯琴站在前排。

突然想到先要拜访朱践耳大师, 要得他的支持和指导。然而我去拜访他又心生顾虑。那时朱老住在瑞临路, 门门很严, 非得主人同意才放行。我自报家门, 隐约地传递话筒传出: 是锯琴学会的余瑞英? 好! 让她进来。

创作座谈会等交流活动, 演出他的其他作品。2002、2003、2006、2007 年则四次赴中国香港, 或参加国际现代音乐协会主办的“国际现代音乐节”, 或参加香港作曲家联会举办的年度华人作曲家等其他艺术活动; 朱老最重视、收获最大的海外交流活动是 1994 年 9、10 月在美国四所高等院校的讲学, 分别是享有世界盛誉的茱莉亚音乐学院、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美国顶尖文理学院——康涅狄克州米德敦的卫斯理大学、缅因州沃特维尔的科尔比学院。出席聆听的为各校作曲系或民族音乐系的系主任、资深作曲家、教授、美国民族音乐专业权威、美国民族音乐学会主席, 以及音乐专业的师生。朱老历时两小时讲学的题目是《中西音乐的融合与我的创作》。都先播放录音并讲解作品, 《第四交响曲》(全部)、喇叭协奏曲《天乐》(前面 8 分钟)、五重奏《和》(全部), 最后留半小时让大家提问讨论。事后, 朱老在给我的信中难掩激动的心情:“讲学的反应都出乎意料地好。每一作品放完录音都是长时间地鼓掌 (不是客套), 我一再鞠躬, 掌声仍不止……”等等。说对“第四”《天乐》, 和“三部作品的评价是: 非常有个性”、“三部作品各有特色, 毫不雷同”、“在配器上, 在时间长短的安排处理上都与西方音乐不同”、“音乐很有份量”, “五重奏‘和’有交响性, 不象一般重奏室内乐, 各声部的结合很妙, 结尾尤有一股神秘、感人”、“独奏部分很美, 如人声一样地歌唱, 而在西方, 器乐与声乐是界限分明的”、“‘第四’的结构很好, 你设计的 6、4、2—1 这些谱例, 应该纳入今后的作曲教材中去”。

有一位美国资深作曲家大卫·戴蒙德表示特别喜欢“天乐”, 说它“很自然, 流畅”。此外, 朱老还回答了 不少美国音乐生感兴趣的问题, 如: 道家学说对你的音乐有何影响? 中国音乐的特色是什么? 在和声方面你是如何处理的? 你喜欢哪些西方作曲家? 中国语言对你的音乐有何影响? 中国的音乐学院作曲学生是否中西音乐都学? 一生经历变化很大, 你是如何从调性走向无调性的? 中西音乐结合有没有困难? 困难在哪里? 你除了用十二音技法外还用了些什么? 为何要用十二音技法? 等等。成功的讲解, 他能被美国几所院校的音乐师生认为“是一位造诣深的作曲家”。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还推荐朱老去另一院校去讲学。对于此次讲学, 朱老写道: “中国现代音乐朝什么方向发展, 似乎有了较明确的答案。这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

在这些海外音乐文化交流中, 朱老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深入的了解, 有理有据地让海外音乐界有机会和深入了解中国音乐的特点。他由此为中国交响乐该如何在国际乐坛赢得更多地位和影响进行了有益思考。

朱老是用作品“讲好中国故事”的先行者

听过朱老的《节日序曲》, 尔后再听他的音诗《纳西一奇》及后期交响乐作品, 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到朱老创作手法的巨大变化。著名指挥家郑小璘曾莅临朱老在美国讲学的现场。对朱老说: “过去听你的作品较少, 今天听了很吃惊,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尤其是这样大年纪了……不仅能下功夫学习, 转变风格, 而且想得出来, 写得好。”

朱老与虹艺锯琴团

余瑞英

朱老的天人舒老师是贤内助, 凡是来访者大多被她圈养。我被破列允许进朱老家后, 舒老师一边给我倒茶一边解释: “不是架子大, 是践耳太辛苦, 身体虚弱, 就是全国慕名而来的记者、电视台、报社……我都回避, 要不听不到是锯琴学会也没法让你来了。”此刻只见朱老从内屋出来笑着说: “是小事呀, 请坐! 从虹口区到这里, 大老远的, 有什么事吗? 你就直说。”“你还记得吗?” 我很激动! “当年成立学会, 一个劲儿地搬椅子让我们坐的是你吧!” “朱老真是好记性!” 于是我就如实地把少白会长让我来接替他的职务及自己的想法, 他对破列允许进朱老家, 并请他指教。朱老认真地听完连忙说: “好呀! 金少白有眼光, 你是个实实在在在做事而不功利的人, 早就该劝学会一臂之力, 学会也会名存实亡, 要组建一个团队非常不容易。听了你的想法, 我很赞同, 我能帮什么? 尽管说! 锯琴真是小众乐器但很好听, 好好传承, 前景可观呢! 想当年成立学会, 我双手赞同, 还任名誉会长呢。”

“我想在学会下面成立一个虹艺锯琴团, 仍请您这个名誉团长兼艺术顾问!” 我边说边把早已准备好的聘书恭恭敬敬地递给他, 并要求与他合影。朱老笑着说: “你这是先斩

后奏了! 好, 拿一件红色的茄克衫, 给我俩照个相。”舒老师给我们拍了两张, 我感到十分幸运! 临走时, 朱老一定要送我到电梯口。这时, 李进、钟安、张琦、陈志康父子等人名家也都成了“虹艺”的荣誉顾问或技术指导, 朱老起了表率的作用。“虹艺”的知名度也随之扩大了!

朱老年轻时学过锯琴, 他爱锯琴、懂锯琴。在他创作的《第二交响曲》里, 就是把锯琴作为一件重要乐器引用到此曲中。让张琦(国际锯琴比赛获金锯琴奖)担任锯琴独奏, 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执棒。朱老的是何等看锯琴呀! 他说锯琴能表达人的思想感情, 特别是表达“惊”、“悲”、“愤”、“壮”等情绪, 悲歌式的《第二交响曲》, 锯琴演奏出来的颤音如悲泣声入。锯琴演奏在这部交响曲中真是“点睛之笔”!

以后朱老应我们的邀请, 多次出席“虹艺”的各种活动, 每次都给我们精神和业务上的双重鼓励。对我个人也是关心备至, 常常地在电话里或当面听取我的汇报, 给我排忧解难和给我数不胜数的指导, 可以说没有朱老的大力支持便没有虹艺锯琴团的今天! 今年是朱老诞辰 100 周年和逝世 5 周年, 我和“虹艺”团员们无限缅怀他, 敬仰他。

朱老曾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等许多荣誉和奖项。朱老的离去, 恰似一颗璀璨的巨星陨落……但他的艺术作品永远回荡塞四海, 名扬天下! 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 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朱老所以能够坚持以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源于他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根植于丰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朱老曾自豪地表示, 中国传统音乐的品种很多, 例如, 民间音乐、民歌, 古代的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戏曲音乐, 说唱音乐, 歌舞音乐、锣鼓等等, 中国有 56 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音乐, 所以非常丰富多彩, 是全世界少有的。“这些音乐, 我都很喜欢”。为了一份“文化自信”, 朱老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朱老仙逝已经 5 年了, 今年 10 月 18 日也是他诞辰 100 周年。在纪念他的时候, 我们不能忘记他创作的交响乐作品是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他为中国交响乐融入世界进行的艰难探索、不断创新所展现的精神, 已成为我国乐坛宝贵的精神财富, 将激励同行们在音乐领域为实现“中国梦”而继续前行!

后奏了! 好, 拿一件红色的茄克衫, 给我俩照个相。”舒老师给我们拍了两张, 我感到十分幸运! 临走时, 朱老一定要送我到电梯口。这时, 李进、钟安、张琦、陈志康父子等人名家也都成了“虹艺”的荣誉顾问或技术指导, 朱老起了表率的作用。“虹艺”的知名度也随之扩大了!

朱老年轻时学过锯琴, 他爱锯琴、懂锯琴。在他创作的《第二交响曲》里, 就是把锯琴作为一件重要乐器引用到此曲中。让张琦(国际锯琴比赛获金锯琴奖)担任锯琴独奏, 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执棒。朱老的是何等看锯琴呀! 他说锯琴能表达人的思想感情, 特别是表达“惊”、“悲”、“愤”、“壮”等情绪, 悲歌式的《第二交响曲》, 锯琴演奏出来的颤音如悲泣声入。锯琴演奏在这部交响曲中真是“点睛之笔”!

以后朱老应我们的邀请, 多次出席“虹艺”的各种活动, 每次都给我们精神和业务上的双重鼓励。对我个人也是关心备至, 常常地在电话里或当面听取我的汇报, 给我排忧解难和给我数不胜数的指导, 可以说没有朱老的大力支持便没有虹艺锯琴团的今天! 今年是朱老诞辰 100 周年和逝世 5 周年, 我和“虹艺”团员们无限缅怀他, 敬仰他。

朱老曾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等许多荣誉和奖项。朱老的离去, 恰似一颗璀璨的巨星陨落……但他的艺术作品永远回荡塞四海, 名扬天下! 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 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上海音乐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由周乐、阮弘和蒋薇三人合作编著的《周氏江南丝竹百年传谱》, 这是江南丝竹八大曲的又一新的版本。记得当年周惠、周皓、马圣龙三位先生合作编订的《江南丝竹传统八大曲》, 正是我进入出版社担任责任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乐谱。前后三十多年出版的这两个版本既有关联, 又有不同, 体现了周氏江南丝竹在两代传人之间的传承、变化和发展。

与许多文化遗产项目一样, 周氏江南丝竹具有家族式传承的特点。

周氏的第一代丝竹玩家是出生于 1898 年的周俊卿, 他自幼喜欢丝竹音乐, 能演奏笛、箫、琵琶、二胡等多种乐器。作为汇丰银行的职员, 他自 1925 年起担任“友声国乐会”会长; 1934 年任“引渡国乐会”艺术指导, 会员有马德良(琵琶演奏家、指挥家马圣龙之父)、瞿东森(二胡演奏家、指挥家瞿春泉之父)等。1936 年周俊卿与“琵琶大王”夏宝琛一起组建“丙子国乐团”, 会员包括筱伯、张丽森等丝竹早期名家。这些国乐团的活动对当时的江南丝竹这一乐种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传统乐曲《老六板》的加花变奏而形成的所谓“五代同堂”(即《老六板》《花六板》《中花六板》《中花六板》及《慢六板》)联奏形式正是由他们几位创立的。

周氏江南丝竹的第二代传人是周惠、周皓兄弟二人。

1922 年出生的周惠六岁起随父学习二胡、琵琶, 后又专攻扬琴。1929 年出生的周皓受父兄影响, 自幼也学习各种乐器, 稍长, 便专攻二胡。1941 年起兄弟二人加入了由“友声国乐会”改名而成立的“国乐研究会”。该会由国乐名家孙裕德任会长, 汪昱庭、吴景略、张子谦等为顾问。周氏兄弟丝竹音乐风格的形成, 应该说与他们长期参加国乐研究会活动的经历密不可分。20 世纪 50 年代他们一起进入上海民族乐团成为专业演奏家, 几十年来兄弟二人与陆春龄、马圣龙一起长期合作丝竹演奏, 曾被誉为丝竹界的“四大天王”。2006 年江南丝竹入选国家非遗项目, 周氏兄弟又与陆春龄先后成为国家级传承人。

本次出版与《周氏江南丝竹百年传谱》的三位作者可称之为周氏丝竹的第三代传人。其中周乐系周皓先生之子,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 业余时间玩丝竹, 擅长琵琶与二胡, 其琵琶还曾受教于孙裕德、林石城等名家, 而二胡则得其父的真传, 目前系江南丝竹的市级传承人。他与我胞弟儿人从年轻

格鲁米欧的琴声。虽说胡琴与小提琴在演奏时的技艺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在音善舞的蒙古族民显外林中, 凸现出悠扬朴、厚实、强悍的性格。其长调的悠长与短促的神秘, 可将人们的思绪带入一望无际的草原, 并令人浮想联翩。日前, 我听了 CCTV《中国文艺》节目推出的《往日的时光》一曲, 即刻情不自禁, 深为那浓情厚谊的气韵所动, 也使我回忆起童年赏乐的一段往事。

20 世纪 70 年代初, 我有幸被选中进市少年宫参加音乐乐训活动, 而母校的各种文艺汇演也有我活跃的身影。不过, 那时耳濡目染的多是标称为“高大全”的几个“样板戏”。难得的是夏日林荫道旁偶尔传出的小心翼翼的笛声。箫声当晚进行的是胡琴大表演, 先是二胡曲就拉了 17 首, 有《山村变了样》《豫北叙事曲》《江河水》《二泉映月》《听松》《山东小曲》等。其他又有用板胡、中胡、高胡等演奏了 6 首乐曲。有《草原上》《草原牧歌》, 足见他对祖国广袤草原和蒙古族民歌的热爱! 他演奏的 23 首曲目, 涉及到各个民族, 乃至海外的众多精采乐曲, 而且技艺精湛, 受到行家 and 听众的高度评价。当时有媒体评论说: 在我国音乐界, 由一位演奏家举办一场如此题材广泛, 并包括多种胡琴登场的个人独奏音乐会, 既是罕见的, 又开了先河。2016 年, 分别上海舞台多年后, 萧氏重返沪上舞台, 不仅举办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 所拉不仅有中国二胡音乐的奠基者——刘天华的作品, 而且有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作品。上海电视台对他进行了专访, 他面对镜头, 道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演绎奥秘。他说演奏的目的是感染和带动听众, 因此演奏者要学会首先把听众带动起来, 再慢慢跟上。听众的情绪而共同进入音乐的佳境。这如同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先带动乐队爆发出生情的火花, 然后自己再顺势融入乐队演奏之中, 如出一辙。萧氏的演奏完全掌握了带动听众、感动听众的演奏真谛!

进入新世纪, 二胡技法日新月异, 如何继承萧氏的演奏技艺、体现民族气韵和反映现代生活的氣息, 同时加以发扬光大, 是当今我国民乐界应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无论是在中国大陆, 还是中国台湾, 萧氏数十年来为我国民族音乐的复兴、为我国二胡艺术的发展, 都作出了许多贡献。而今每当我听到萧氏的保留曲目之一的《草原牧歌》, 我就会想起他披散的长发、壮实的身材、以及他灵活的操弓、美妙的琴声。我将永远铭记琴声悠年, 可在驾驭乐器的应变能力, 已呈现出名家风范。这又使我想起小提琴大师

上海音讯

传谱·传人·传承——评《周氏江南丝竹百年传谱》

沈庭康

时代就熟识, 至今仍一起玩丝竹, 还曾与俞华康及我一起编写了非遗项目进校园的《江南丝竹通识》一书。阮弘自幼跟随周惠先生学习扬琴, 后人上海师范大学深造, 2003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随导师陈聆群攻读中国现代音乐史专业的博士学位, 那一年也正好是我从上海音乐出版社调入母校创办音乐学院出版社之时。他翻译的美国学者韦慈期的《江南丝竹音乐在上海》一书于 2008 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 责任编辑是我, 从此我和阮弘就有了长期的业务交往。多年来, 她还先后出版了《都市与国乐》(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8)、《周氏兄弟与江南丝竹》(上海音乐学院出版, 2018)等专著, 可以说她对江南丝竹音乐的学习和研究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目前也是江南丝竹的市级传承人, 并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蒋薇自幼学习笛子即接触江南丝竹曲目, 后人苏州科技大学随陆春龄先生的弟子俞飞攻读笛子专业; 再在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获得音乐硕士学位, 毕业后进入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担任市非遗中心的音乐指导, 编写出版了非遗丛书中的《江南丝竹》(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及《江南丝竹传承与发展》(与人合作,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11)等专著。期间经常参加上海国乐研究会的丝竹活动, 与周氏兄弟及陆春龄先生等丝竹名家保持交往, 从中获得许多可贵的教益, 熟悉和掌握了周氏丝竹演奏的基本风格。

新编的《周氏江南丝竹百年传谱》由上海音协民族管弦乐专业委员会原会长周成龙与九十余岁的周皓先生合作; 书后附有作者之一阮弘的“周氏丝竹流派溯源”一文及对上述几位名家的简介。对照前后三十余年出版的两个版本, 其所收曲目均为江南丝竹的“八大曲”, 二者最主要的不同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原版的乐谱作了一些演奏方面的修订。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 三十多年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一代丝竹演奏者的审美观念在不断变化。同样, 周氏的丝竹演奏在大致的框架内也会有些的变化。本次的版本中, 可以看到在一些局部的字眼上与以前的版本有所不同。另外在谱面

我曾与著名二胡演奏家萧白镛是同事, 也是挚友。不久前我在青岛岛台传来他不幸去世的消息, 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他是我屈指可数的二胡名家之一, 长期在上海乐坛从事演奏和教学, 获得了许多赞誉。他在台湾亦可称为二胡前辈名家, 登台演奏和台下授教, 均成显绩著, 为人称道。在我与他多年的交往中, 我深感他除了精湛的演技之外, 他的为人正直, 胸怀坦荡, 不争名利的诸多品德, 都给我留下了很多深刻印象。他在生活和业务中体现出来的一些细节, 也可反映他可贵的神精。

早在 1956 正式成立上海民族乐团后, 萧白镛就进团拉二胡, 并成了团里的业务骨干。1963 年“上海之春”期间举办第一届全国二胡、小提琴比赛, 闵惠芬获得二胡比赛第一名, 同时参赛的萧白镛也应是获奖者。在工作之余, 他爱好无损收音机音, 常从收音机中收听民族民间音乐。当年团内演出用的音响设备极其简单, 仅有一台 25W 扩音机、一个电话话筒、一对高音喇叭。我因稍具无线电基础知识, 所以平时经常帮助做些设备的维护、修理。许光毅担任排演时, 需要了解和掌控台下的音响效果, 团长即安排我与琵琶演奏家马圣龙和萧白镛兼任排演的音响调节及效果监听。萧白镛原本就喜欢音响, 他非常乐意承担这份额外工作。

20 世纪 60 年代, 有共同爱好的萧白镛和我几次到西藏中路的芝罘路电器旧货市场选购矿石机零件, 然后在淮海路的宝里家里, 一起安装, 一起爬上屋顶调试、调试天然。当从矿石机中收到各种节目, 尤其是民族音乐, 他便高兴得如同一个大男孩, 露出了成功的喜悦微笑。我们还去中苏友好大厦参观工业展览会, 特别仔细地观看了好多种音响设备, 买了一个苏制 401 三级管电台试制单管收音机。我们还和他们的同为音响“发烧友”的叔叔萧挥宗、萧挥东一起到虬江路大型的音响旧货市场去逛强磁喇叭, 改制成舞台上方的“吊风”, 用来做团里乐队大合奏的“拾音”, 为团里的音响设备的改进做了有益的事情。以后市上有了大功率管的供应, 他和我组装了大功率收音机, 自此每天在他家的路口都能听到“大喇叭”播放出来的天气预报。

萧白镛从这些自制的收音机中, 聆听到海量民族民间音乐, 对他的演奏技巧和曲目积累都有很多帮助与促进, 起了融汇贯通、心领神会的作用。在包括二胡名家项祖英、萧白镛在内的拉弦乐组到奉贤外马泾火马场的三年劳动中, 不到晚六六点, 大家就早早钻入蚊帐, 开始收听萧白镛那个六管半导收音机播放的民族民间音乐, 以及新闻、广播、说唱等节目, 好似每晚都有一场综艺节目演出, 为我们的农场劳动带来了欢乐欣慰, 调节了精神状态。每天起床一响, 又是萧白镛及早打开收音机, 给大家播放放在《渔舟唱晚》背景音乐中的天气预报。

二

“文化大革命”后, 上海民族乐团再次重生, 董立基担任团长, 费学进负责演出。不久经萧白镛联系, 老董带领闵惠芬、俞逊发、王昌元等组成小分队到江苏的沙洲、张家港巡演。团内余下的一半人即由马圣

上增加了许多连线, 这对乐曲的分句, 特别是笛子的气口和二胡的弓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二、全部曲目均改为吹、拉、弹、打(即笛子、二胡、琵琶、扬琴四大件)四个声部。以前出版的“八大曲”除了《中花六板》以外, 其他七首乐曲均还包括笙、小三弦、中胡(其实应称为反胡)和鼓板四个声部。由于江南丝竹的音乐属于支声性复调织体, 一些声部大同小异, 部分段落甚至完全相同, 因此现在这样的处理令人感觉乐曲的主线余更为简明。

三、增加或补充了个别曲目的不同演奏版本。如《行街》一曲, 传统的演奏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一种是完整演奏慢、中、快几个段落的所谓“老行街”(也叫“全行街”); 一种是 80 年代出版的《江南丝竹传统八大曲》中的“新行街”, 这是周惠先生为了舞台演出效果, 控制一定时长而作的改编, 即删去了中间的部分, 只剩下乐曲的“头尾”; 还有一种则是在“老行街”的基础上尾部另外增加演奏一遍《六板》。而《中花六板》一曲的演奏亦有不同的习惯, 有时候一遍到底就结束, 有时候则会在一遍结束以后再演奏紧缩后的“快中板”部分。本次的版本把这些都展示、提供给了读者, 以便便演奏者选择使用。

四、增加了四大件乐器的分谱, 利于实际使用。当然, 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说, 现在这样全书装订在一起感觉仍不方便, 最好是像我为戴树红、杜炳荣与周氏兄弟第四人编辑出版的《江南丝竹文曲专辑》那样做成套装, 每个声部分别装订, 然后与总谱一起做个封面, 这样既易于保存, 又易于实际使用。

五、增加了全部曲目的音视频。80 年代出版《江南丝竹传统八大曲》时, 录音带、激光唱片这类载体问世不久, 乐谱配音像的形式还没有哪家出版机构尝试过。如今音视频技术已经相当普及, 新媒体技术更是层出不穷。本套乐谱采用的的是二维码技术, 只需扫码即可聆听或观赏作者的实际演奏, 对读者来说非常方便直观。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音视频中有几首作品是由九十余岁的周皓先生亲自参与演奏的, 从非遗传承的角度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且有价值的。上海江南丝竹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总共只有三人, 其中周惠、陆春龄二位已经先后离世, 周皓先生是目前还在世的。尽可能多地保存他的丝竹活动资料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这可能是并非可有可无的题外话! 也应该是这次“传谱”出版引申开来的现实意义!

一

团内演奏家团结合作, 取长补短, 心胸开阔, 没有任何“文人相轻”的弊端。有年秋天, 乐团在苏州开戏院演出一炮打响后, 即刻转战南京。闵惠芬的父亲闵季鸾是民族音乐前辈, 便邀请团里一些同志到他家欢聚, 品尝阳澄湖大闸蟹。闵老担心同操二胡的萧白镛会否介意? 就委托闵惠芬的扬琴伴奏与闺蜜丁言仪找我商量。我和萧白镛比较熟悉, 马上告知闵老对他的邀请。他当场爽快地说: “闵先生一片心意, 我又不是‘猪头三’, 我和大家一起去的!” 那时以为“文人相轻”的迷雾并没有出现, 大家皆大欢喜。那天

萧白镛与闵老相談甚欢, 颇有执弟子礼的谦逊。而后在南京的演出, 大家更感到是群英荟萃、空前团结。节目安排更加着重听众的需求和整体的佈局。比如上半场杨礼科(喇叭)、潘妙兴(古筝)、汤良兴(琵琶)、萧白镛(二胡)众多演奏, 都以坚实的功底征服了听众, 预热了场子。为下半场王昌元(古筝)、闵惠芬(二胡)、俞逊发(曲笛)的精湛演奏做好了有力的铺垫。下半场王昌元、闵惠芬、俞逊发被安排在合奏曲, 而下半场萧白镛、汤良兴演唱的协奏曲或合奏曲演奏, 同样被衬托得光彩夺目、娓娓动听。团内互相谦让, 同心同德, 蔚然成风。其间, 我还看到有萧白镛少有关节目, 他就协助帮忙在调音台前, 认真仔细地地为各位演出者做着音响的操控和监听, 根本不像一位二胡名家, 倒像是一个普通调音者。

闵季鸾

民族乐队要扩大和加强表现力, 有些乐器需要改革, 团内人都都表现出改革音乐的积极性。项祖英、周皓等曾引进前卫文艺团民族乐团胡琴声部的前置音罩。其余如弹拨乐组完成了柳琴、琵琶、阮、大阮、古筝、大三弦、风笛竖琴的系列改革; 吹乐组完成了梆笛、曲笛、改良新笛、排笙、抱笙、大筒、中低音唢呐声部系列改革; 打击乐组完成了定音鼓、排鼓、云锣、编磬、方响系列改革。虽然拉弦乐组的高胡、二胡、中胡、接龙革胡、低音革胡的表现力近乎完美, 但是这个声部的改革仍始终在进行着。萧白镛多次参加对胡琴系列的改革, 从自己的演奏体会出了不少改革的必要之处。

萧白镛赴台之后, 与我经常进行伊妹儿和微信沟通时, 知道我平时还在关注民族乐器改革的事情, 立刻对我谈起他与乐队协奏时感觉到二胡发音几个不理想的问题, 一是琴筒位置低, 每当演奏到高把位时声音衰减得厉害; 二是发音受之于琴筒的可行性, 距离演奏者的耳朵比较远。因此他的设想是可以稍倾斜放一点琴筒, 按弯喇叭的原理, 把出音口导至上方演奏者的耳朵。他由此试着制作了一个样品, 希望有人与他共同完成二胡的这一改革, 上音民乐系二胡专业毕业的胡祖庭是我的同学, (下转第 4 版)